

通志卷一百二下

宋 右廸功郎鄭樵 漁仲撰

列傳第十五下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
侍子爲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爲長安小史後博
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
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
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
舉永待詔公車對曰臣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

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
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
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
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
寗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
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
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
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
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

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

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
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
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去倡
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
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
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
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
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

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亾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
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
嫚之端抑褻闇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箚納言而舜命惟允四
輔旣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
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
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

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極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誠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淺濶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
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
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銅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
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
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
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
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
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
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

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其御
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
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
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
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
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
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棄委不納而更使
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

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異滿闡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卽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凶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疎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志洞洞屬屬小心畏忌

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
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尙書宦官檻塞大異
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
明戒聽晬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
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卽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
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
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士
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
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

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
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
乾綱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
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
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
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
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
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
言忽於天地之戒然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

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欲捐身關東不及事
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
后盛妄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
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
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
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以
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則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
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廟
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

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
永旣陰爲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大
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
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之
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
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
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
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爲安定太守時上諸
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

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勸令辭職闔門高枕爲智者首譚感永言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

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
愛舉善不避仇讐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
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
今已過期尙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
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
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尙有好惡
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
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
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

猶不平薦永爲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
衛將軍永乃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
黑龍見東萊上使尙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竊見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
之失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
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
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
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
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

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
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
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
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
失是泰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亾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
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餽無
攸遂言婦人不得與政事也詩云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
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

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
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
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
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
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
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旣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
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
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爲私
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